



心香一瓣

普陀樟记

□陈斌 文/摄



沙。我曾建议育苗大户收集一些种质资源,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如果当时在那片围垦地里栽下普陀樟的幼苗,没准儿现在已经长成一片茂密的防风林了。

普陀樟的生长节奏相对缓慢。它抗风耐旱,种子虽易萌发,每株都能结出大量的浆果,散落四处很容易生根发芽。种下一株,5年后才能度过缓苗期,像普通树苗一样开始加速抽枝。如果树冠不好看,把它当成普通杂木砍掉当柴烧也没什么可惜,但它又已被列为二级保护,让人不敢随意更替,这也是它受重点照看的原因之一。看来定为保护级别总是能得着好处的。

由于树形漂亮,普陀樟也被当作园林绿化植物种植。曾经,苗木公司把它们的大树挖进美植袋里,做成商品售卖,许是因为近年来野生资源保护严格,特意买野生下山苗的人好像不那么多了。我也曾到它们大片生长的原生林仔细观察过,发现不同植株叶片的革质光泽深浅不一。而且它原本不生红叶,现在有的新叶微微发红,也有与之相反的黄色的新叶,只是很少见,大约都是遗传多样性的结果吧。如果林木育种者肯费心,应该能培育出几个观叶的新品系,但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人做过新的品种。

除了树冠漂亮可以用来做防风林,普陀

樟的枝叶还可以提取芳香油,香气也不错,和樟脑很像。如果能开发成经济林应该也很好。带有青色斑纹、与宽带青凤蝶很像的青凤蝶就很爱把包括普陀樟在内的多种樟科植物当成寄主,玉带凤蝶则对普陀樟没什么兴趣,最爱光顾的是芸香科的柑橘。这两种凤蝶生境极近,寄主偏好却大不相同,生态位颇为有趣。海天大道旁同期生发的那一大片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光泽的翠绿和明艳的金黄色揉在一起,为沿海奉上一抹坚韧的风景。遗憾的是,时代在发展,要看大片普陀樟原生林只能洛迦山的圆通殿前了,又是好多年没有去看了,真是可惜。

人们对海岛特有植物总是有些偏见,普陀樟却似乎没受过什么冷落,也许和它优良的抗风固土性能不无关系吧。普陀樟多群生在土壤偏微酸性的迎风坡。很多地方的海岸、海堤边也常能见到人工栽植的暗绿色叶片的红楠,给人一种那就是普陀樟的错觉。红楠的叶片比普陀樟的略长、略大,颜色暗绿不似其光亮,树皮灰褐。枝顶从春到夏长着圆锥状的淡黄色花序,比普陀樟的更繁茂,也很细致。学名中的变种加词“chenii”有“纪念陈氏”的意思,或许因为最初的标准采集者姓陈,但并没有确凿文献记载详尽到让人知晓其生平的程度。种名中的 japonicum 是“日本的”的意思,那又是主流分类系统将天竺桂视作原种的遗留下了,与此前误认作香桂截然不同。它们常常被混淆,大概是因为这些樟科植物的叶片都带着特有的隐约叶脉与芳香,都需要凭借专业的检索表去鉴别。

想来植物本无名,是人赋予了称谓与等级;而我更愿意在每个路过信箱的清晨,看它一树油亮,不负此时。



海边人家

浓浓海蜇味 满满文化情

□余国定

海蜇是生长在海洋中的大型水母,因其味道鲜美脆爽,带有独特的咸腥风味,口感滑嫩,是沿海地区广受欢迎海鲜食材。

在舟山,说海蜇,就会说起岱西镇双合村,双合是舟山海蜇的重要产地,尤其是两头洞海蜇名扬省内外,被公认为舟山市品质最优的海蜇产品之一,成为舟山市的一张海鲜金名片。

双合村位于岱西镇最西端,原为悬水小岛,是一个小渔村。1980年通过仇江门促淤大坝与岱山本岛相连。如今,该村有600余年海蜇捕捞与制作加工传统和历史,成为非遗“三矾海蜇制作技艺”的发源地和传承所。

每年夏秋时节,正是海蜇生长成熟的时候,也是该村捕捞海蜇的黄金时期。全村14艘海蜇捕捞船扬帆出海,捕捞海蜇。

海蜇捕捞季节,全村人集中行动,忙碌有序,形成“捕捞、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外地客商,纷纷慕名而来,整个村子充满着浓浓的海蜇味,成为海蜇的海洋地。

当下,双合海蜇不但成为酒家、饭店食客

必点纷抢之美食,而且成为一个特色亮丽的文化品牌。

2023年8月,举办首届海蜇文化节,节庆旨在展示海蜇文化。8月正是海蜇旺产的季节,游客可以走近海蜇,零距离感受浓浓的海蜇文化。

海蜇宴是海蜇文化节的重头戏。文化节举办当夜,举行海蜇千人宴,地点设在双合村游乐场。夜幕下的双合游乐场灯火璀璨,微风习习,湖水清冽,波光粼粼。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相聚在这里,这里成了人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宴会上每桌上有6道海蜇菜肴:皮蛋海蜇皮、黄瓜海蜇头、黄豆芽炒海蜇皮、葱油韭菜海蜇皮、肉丝炒海蜇头、芦笋海蜇头,一道道花色各异,口味鲜美的海蜇大餐登场,游客们纷纷夹起筷子,品尝海蜇独一无二的美味,体验独具海蜇元素的美食。

文化节举办当夜,邀请著名乐队进场驻唱。高亢嘹亮的歌声响彻在双合这个昔日宁静的渔村,整个村子沸腾在歌的海洋,欢乐的海洋之中。游客在享用海蜇盛宴期间,现场

有音乐表演,带来愉悦的音乐体验。

宋代卖货郎情景巡游更是文化节的重要一环。卖货郎吆喝声此起彼伏,手中小锣鼓叮叮当当,游客不时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买这买那,感受此情此景。通过情景再现,展现岱山宋代市井生活,增加文化节活动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节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海蜇游园会,节目包括彩绘海蜇飞盘、幻彩海蜇灯制作、巨型筷子夹海蜇等游戏,为玩家带来满满的节日欢乐。

文化节期间,还进行海蜇制作展示,将一张张偌大的海蜇头与海蜇皮彻底分离,通过明矾与海蜇的“亲密接触”,“热烈拥抱”让玩家亲眼见证海蜇美食的加工制作全过程。

一场海蜇盛会不仅展示了海蜇文化与制作工艺,还让更多人了解岱山独特而悠久灿烂的海洋文化,带动了周边民宿和渔家菜馆增收,海蜇文化节对推进岱山旅游起到了重要作用。



闲情逸趣

向上生长

□王磊斌

也许是昨日刮了一夜的大风,种子上头的土壤被吹得是稀疏疏松,稍空出了一些间隙。太阳升起,散发出无数缕温暖且耀人的光,这光很调皮,总是逮住并穿透任何一处的空隙,霸占每一处黑暗的避难所,自然,种子上头的土壤空出的缝隙就闯入了“光”这位不速之客。

种子揉着眼睛问道:“你是谁啊?都让我睁不开眼睛了。”

光笑着说:“你好,我的名字叫光。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怎么看起来那么干瘪?”

“我就一直这么睡着啊,有什么不对吗?”种子眯着眼望着光。

光又笑道:“你个呆子,你该钻出土壤,去看看外面广阔的天地,然后长成苗,变成参天大树。”

种子呆呆地问道:“外面是什么地方啊?”光激动地介绍道:“外面是无比广阔的世界,是遍布美丽,充满光明的地方,外面有你无数的同伴在风飘着的花香中摇曳歌唱,总之外面是你该去的地方!”

种子痴痴地听着,它幻想不出光所说的一切,但它觉得就是很美,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它使劲告诉自己,出去看看,出去看看吧!

“光,再给我讲讲外面的世界好吗?”种子乞求道。

“好的,非常乐意。”于是光一直陪着种子讲到了日落。光的身影渐渐开始模糊了。

“种子,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我要离开了。只要是晴天,我都会来找你,给你讲外面的世界的。但是我希望种子你快快长大,破土而出,那么你就能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了。再见了,种子,加油!”光于是渐渐消失了。

种子依依不舍,直到再次回到了以往的黑暗,这时它本该死睡去,而今天它失眠了,它想了很多,它决定出去,它决定长大,决定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它努力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干瘪的它开始变得饱满,它抖抖身子,松动着周围的土壤,挣扎着向上,它破壳而出,探出了脑袋。

日子就一天天那么逝去,每到晴天,光总会来找种子给它讲故事,而种子也一天天茁壮发芽,一寸一寸地接近破土。终于在一个黎明,种子破土而出了,它万分激动,但是它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光的到来,好让它仔仔细细地看清这个美丽的世界。

太阳出来了,光按时而至,当光看到种子的时候,它惊呆了:“哇!种子,你出来了,你出来了!你真厉害!为你点赞。”而这时的种子早已陶醉在了被光照得通亮的美丽世界,全然不知光说了些什么。

“光,外面的世界真美啊!谢谢你,没有你天天给我讲述外面世界的美好,我怕我会永远睡死在黑暗中,光,我要努力长,我要看得更多,更高,更远。”种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它很享受眼前的这一切。

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春天的一群归雁从

种子的正上空飞过,其中一只精疲力竭的大雁落在了种子的上面,掩住了种子,黑暗又一下子笼罩住了种子,垂死的大雁对着种子说了声抱歉,它不是有意落在种子上面的。种子陷入了绝望,它知道它根本搬动不了大雁庞大的身体,它只有选择慢慢枯萎,然后死去。

正在这时,天空中的雁群鸣了一声,那也许是对逝去战友的哀嚎,但多是为自已坚持飞翔的鼓舞。垂死的大雁用尽最后的气力抬头望向天空,然后狠狠地撕咬开自己伤口,血涌了出来,它对着种子说:“你要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舔舐着我的血肉,穿透我的躯体,代我再一次冲向曾经属于我苍穹。答应我,好吗?”

种子被大雁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请求吓呆了,一直没说话。直到大雁闭上了眼睛死去,它才醒来,“我答应你!我答应!”种子仓促地喊着,但大雁早已听不见了。

种子流下了眼泪,它被大雁的执着与坚持深深震撼到了,于是它开始舔舐大雁的血肉,让自己不断强大,一天,两天,三天……种子穿透了大雁早已腐烂殆尽的躯干,终于它再一次见到了久违的光,见到了它无比憧憬的世界。

光看到种子后惊讶地说道:“种子,不,我不应该叫你种子了,你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你已经是一株了不起的树了。”种子会心一笑,然后望向天空。

多年之后,种子变成了它所在的这片树林中最高的那株树。

诗风雅韵

山山水水恋人间

(外一首)

□石泽丰

从你眼睛的两个砚池里
分别蘸上青色和绿色的汁液
挥毫 泼向神州大地

山脉高耸,流水游动
一线蜿蜒进心灵的深处
似神龙 瞧不见首尾
炊烟、太阳、月亮……
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
纷纷敞开胸襟
接纳着乡村的美丽

我进入一道山门
与春风撞了个满怀
花朵牵引,用积攒的热情
向我指点绿水青山

眼前,阳光普照
夹着生态标本的
正是一册写满幸福的证词

日薄西山

有太多的想法需要表达
天边 云彩是抹不掉的

母亲迎着归去的夕阳
把跟随一生的影子
一步一步拖向西山
此时,人与影
像两块单薄的洋铁皮
彼此相随 沉默
如同相互在打着哑语

沿着她们的去路
望到头 我发现
人世间最单薄的 是
西山上永不回头的那轮落日

